

紫砂壺



长篇小说书系之

柒

ZISHAHUOCHANGPIANXIAOSHUOSHUXI

中国第一部妓女讲述妓女的史诗体长篇巨著
以此书见证旧中国青楼女人的血泪情史

青楼书

一个民国武妓的前世今生

王延年◎著

[下部]

中国华侨出版社

紫砂壺



长篇小说书系之 柒

ZINIAI RUO CHANGPIANXIAOSHUOXISHEJI

中国第一部妓女讲述妓女的史诗体长篇巨著
以此书见证旧中国青楼女人的血泪情史

青楼书

一个民国武妓的前世今生

王延年◎著

中國華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楼书/王延年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8.9

ISBN 978-7-80222-691-3

I. 青…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15423 号

●青楼书 ——一个民国武妓的前世今生

著 者/王延年

责任编辑/崔卓力

装帧设计/朽木设计

版式制作/华 静·晓 月

责任校对/钱志刚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10×1050 毫米 1/16 开 印张/42.5 字数/666 千

印 刷/北京中兴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222-691-3

定 价/68.00 元(含上下两部)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 20 号院 3 号楼 305 室 邮编:100029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010)64443056 64443979

发 行 部:(010)64443051 传 真:(010)64439708

网 址:www.oveaschin.com E-mail:oveaschin@sina.com

第三十一章

钱九红这朵名花的飞速凋落，使红琳岛也飞速地黑了牌子。不只红琳岛，整条中洲街也紧跟着黯然失色。

九红刚毁容的时候，我大惊大悲的心里，还潜藏过一种幸灾乐祸的快意，自以为头号红姑娘垮了，往后，该我田青娣独树一帜了。过了几天寂寥没劲的日子，我才又一次深悟到我永远也当不了一号红姑娘。以前，我全是“骑人马架人鹰，来抖自己的威风”，九红这棵大树轰然而倒了，我攀附的支柱没有了，我像个黑夜里啾啾觅巢的小鸟儿，必须再找一株栖身的暖树。

经过几天的反思、悔悟，我感到田青霞姐姐是多么可亲可敬又可爱，不只是可亲可敬又可爱，她有一种伟大的母性，像啥？她就像她们河北大平原那一方肥沃质朴的热土，奉献着瓜甜果香、黑豆高粱，接纳着一切无处容身、弃恶从善的人。想想从古至今，削职为民者、告老还乡者，上边三百六十行，哪行也不要了，家乡的土地全接纳着。青霞就是我心灵的家乡了，以前，我做了那么多对不起她的事，她不但从未报复过我，我一回头认错，她依然拿我当亲妹。姐妹一好起来，我也就进一步理解了青霞，她没有一点儿不美气，她之所以妍靠田长三，也完全是在这个恶劣环境里，能依赖这棵大树的庇护，多一点自由，保持自身质朴善良的本色。

每天的早晨，我和青霞这一大一小，都要在门前的坡上站上一会儿，替田妈巴望着，巴望着田长三归来。我们看到的是满街群起群落、散步觅食的乌鸦。

每天的晚上，我们姐儿俩也站在门前的坡上巴望，这当然是等待上门的客人了。九红一倒，那些个贵客，好像是“狐子和獾通着气儿”，一个也不来了，街上做小买卖的比平时不少，却很少有人再往上坡来。我们姐儿俩定定站着，望着置身的空街，干戳着的空楼，心中好不凄凉啊。想想一年前，这里不是这么凄清啊，茉莉、婉玉还活着，晚上一开张，严茉莉站在离这儿不远的邀月亭门前，唱淫歌儿、扯浪笑，闹活半条街。红琳岛更有生机，漂亮的小汽车常常堵上门口。楼上，饮酒欢笑，九红弹唱的

歌曲，半条街的人都侧耳倾听，啧啧赞美。还有那个鲜活娇嫩的小婉玉，常常偷着跑到长三行院找青霞，受了委屈来，有了欢乐来，啥事也没有，也爱来转转，看看青霞。今天，茉莉、婉玉，都到另一个世界去了，红琳岛也黑了灯火，再也亮不起来了，我忍不住伤心流泪，青霞姐也用翠袖擦着眼睛。就在这一天的晚上，我们姐儿俩正悄悄地垂泪伤神，突然，我看见下坡走来一个身穿旧军装，留着大平头，满身匪气的客人，朝我们气势汹汹地走了来。“不好，丘八又来了！”我扯了青霞一把，田青霞浑身一激灵，看着那个人，抓紧我的小手轻声说：“别怕，可能就一个人。”我暗暗捏紧了小拳头。

那个丘八走到我俩面前，站定脚跟，却不说话，用一双冒嘎气的黄眼珠，对我俩一人一眼地观看起来，我心里嗡地泛上一股厌烦情绪，把头一挺，也大胆地盯住了这个人。这人真是丑恶极了，大三角脑袋长瘦脸，模样长得像个大“镐楔”，黑巴巴，土苍苍，一看就不是好人。青霞看也不看他，那人却用黄猫眼盯住了青霞。

此时，高步华走下楼来，一见这客人，也着实吓了一跳，急忙绽开笑脸，应酬着说：“老总，头一次来吧？你看上哪个姑娘了，这是我的大女儿田青霞，这个是我的小女儿田青娣，她们……”镐楔一抬手，龇开黄牙一笑说：“别介绍了，今晚上，我就要这田青霞的盘子。”我心里一松又一酸，说不清是庆幸还是嫉妒。高步华数过盘子钱，满面活笑地说：“霞儿，还不搀这位兄弟上楼。”青霞伸出胳膊，这客人挺古怪，一扭身，自己大大咧咧登上了楼。楼上将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事后青霞告诉了我。我在这里接着讲青霞。

田青霞尾追着客人上了营业楼。这个客人的确讨人厌，人不起眼，挺他妈自贵，他进屋往床上一坐，二郎腿一架：“烟呢？”青霞从抽屉里拿了盒苦艾牌几次等烟，扔给了他，他拿着烟看了看，一抬眼睛，眼球上露出红丝网，额头的大三角皱起好多皱折。眼眉一落，三角地又溜儿平，扯根烟往干裂的厚嘴唇里一插：“火。”青霞又把火柴扔给了他，他划火点着，抽了几口，引起了一通剧烈的咳嗽，又憋红着长脸命令：“茶，茶呢？”“来了来了。”高步华马上提了茶壶要给这镐楔斟茶，镐楔用手一挡：“叫她斟。”高步华满脸赔笑地说：“好好，你们玩儿吧，霞儿，好好陪客人。”说完下了楼。田青霞又机械地给客人斟上一杯茶，

慢慢地去放茶壶，留心他还要什么。他够了，一双山猫眼紧盯着青霞健美的脸庞，笑笑，品一口茶，又笑笑，又品一口茶。青霞低头坐在他面前，极不舒服地受他打量。“喂，你怎么不笑，大哥我上这儿来，你应该笑脸相迎。给我笑一笑。”青霞反感到了极点，又怕得罪客人惹了祸，就强压怒火，冷冷地说：“妹子天生不爱笑。”镐楔又把灰眉毛一扬，把长脸一伸：“嘿，世上哪儿有不会笑的。”青霞说：“俺就不会。”镐楔咕咚咕咚，牛一样喝下一杯茶，用他那长长的手指甲，当当地弹着杯子，打着花点说：“这么俊的姑娘不会笑，糟，今儿大哥就教你笑，我有笑的仙方，你信不信？”青霞也想逗逗他，把脸一抬说：“那么先生就叫我笑一笑吧。”“好。”镐楔放了杯子，站起身子说：“我念个笑咒，说两个字，你就得笑。”青霞来了兴趣，紧紧追问：“我要不笑呢？”镐楔掏出几张钞票，往床上一拍说：“你要是笑不了，这钱是你的，我立马走人。”青霞也嗖地站起来，抓紧了话把儿说：“好，一言为定，那咱就试试。”“试试，你先别打扰我，我默念几句咒语，再说那两个字。”镐楔转过身，举着一只手掌在胸前，嘴里叽里咕噜不知默念些什么，青霞又平静地坐下来，心说，你们这些丘八，恨都让人恨死了，还想让人笑。

镐楔慢慢嘟念着，木樨儿一样站了一会儿，突然把大三角脑袋一转，喊了一声：“红宝！”田青霞的心里猛然一震，忽地站起来惊问：“你……你喊谁？”镐楔的山猫眼紧盯着她说：“我喊你，红宝。”“谁是红宝？”“你，河北燕子洼的红宝。”青霞又惊又喜地看着这个丘八，问：“你是谁呀？怎么知道我原来的名字？”镐楔哈哈大笑了几声，把脸一沉，坐了下来，说：“你给我笑一笑，喊我一声耿大哥，我才告诉你。”青霞的心开始噗噗跳起来，她再看这位耿大哥，觉得他变美了，那土苍苍的头发是粗犷和豪放，那粗黑的大三角脸是拙朴和阳刚，黄猫眼是特色，直筒子话是爽朗逗喂儿。她笑了，笑得很美，羞羞地喊了一声：“耿大哥。”这耿大哥开怀大笑了一通，坐定，又抽上一枝烟，笑模悠地说：“小红宝真是良家女，一点儿也不像妓。请问，陕北有亲人吗？”青霞一时迷惘了：“陕北，没有哇。”“可是，陕北有个人，说和你是亲戚，叫我给你捎来一样东西，我到这儿来，是专门送东西的。”说着，他扯开旧军装的扣子，从怀里掏出个红纸包，交给了青霞。青霞的心突突狂跳着，小心翼翼地打开，原来是一截折叠着的青高粱叶。她浑身胀热，那颗心跳得更快，她慢

慢地把高粱叶展开，里面夹着一张小照片，照片上是个留着平头的健壮小伙，正冲她微笑。她简直要喜疯了，惊叫道：“愣闯哥！”耿大哥伸嘴“嘘——”了一声，叫她不要喊。她机警地跑到门边，开门看了一下楼外，又关上门回来，接着看相片，眼泪扑簌簌地滴在照片上。闯哥出息了，遗憾的是闯哥没有穿着军装照相，否则，会更加威武。她看着，笑着，滴着泪，要没有耿大哥在屋，她真要捧着照片吻一下。

“红宝，你想不想听下面的故事？”耿大哥说。青霞无限激动地望着耿大哥的脸，多少个日日夜夜呀，她恨风不能传话，恨雁不能传书，想不到今夜，这位带些匪气的耿大哥，居然给她带来了闯哥的消息和礼物。“耿大哥，你等一下。”她叮叮当当，一阵忙活，给耿大哥沏了好茶，换了好烟，摆出了好糖果，守着耿大哥坐下，才忍着激奋说：“耿大哥，你快说吧。”耿大哥机警地听了听楼外动静，小声嘱咐：“红宝，今晚的事，你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青霞郑重地点了点头。于是，耿大哥讲起了解放军，讲起了她的愣闯哥。

原来，闯哥参加了解放军三五六旅，近期途经太白山，打到了风县，在草凉驿打垮了国民党一个团，又经唐藏、隘口，越秦岭、涉渭河到达了陕北。这位耿大哥原是闯哥捉的俘虏，解放军按照党的政策，对俘虏热心地关怀和开导，使这姓耿的感激涕零，就和闯哥成了朋友。经过一段的说服教育，许多国民党兵都感动得哭了，共产党的军队又按照政策，发给俘虏干粮和路费，叫他们回家去孝顺爹娘，好好过日子，不要再替国民党卖命。耿大哥临走，找到闯哥问他还有没有事，闯哥知道这位耿大哥回家要途经宝鸡，就托耿大哥带上信物，到花街来探望他日夜思念的红宝。

青霞听完，心中荡漾着幸福的春水，又给耿大哥斟了一杯茶。耿大哥真诚地赞扬了一番共产党、解放军，又说：“红宝，你闯哥还要我告诉你，千万保重，坚强地活着，宝鸡快解放了，你闯哥说他要亲自带兵来救你。”青霞淌着喜泪，坚定地点了点头。

耿大哥临走，硬要给青霞留下那五十块钱。青霞执意不要，耿大哥解释说：“留下吧，解放军给足了俺路费，来这儿的钱，是你闯哥叫伙计们凑的，这五十块是余头。”“不。”田青霞感激地又把五十块钱还给耿大哥：“大哥，来这儿的人，都是找女人

快乐来了，哪个男人不想女人，而你，没有动妹子一手指头，这钱，只当我还报大哥的恩情，我手里有再多的钱也是老鸨的，你拿回去好好过日子吧。”耿大哥只好感动地收了钱，乘夜，又踏上了归程。

这一夜，青霞兴奋极了，她把闯哥的照片和高粱叶子压在枕头底下，闻着高粱叶子那清香的味儿，做了个最甜最美的梦。

第二天一大早儿，青霞按不住心中的喜悦，找到我田青娣，就把这桩天大的喜事偷偷告诉了我，还叫我发誓保密。

人逢喜事，心地也就更善良了，青霞姐邀我去看看九红，我欣然应允，就和青霞一块儿走向红琳岛。

下面单说钱九红。九红的整个面容都被硫酸烧成了鬼脸，一只眼睛被烧瞎了，钱妈请医生看过几回，医生只能消炎止痛，毫无回春之术，九红撩开面纱一照镜子，真比活见鬼更可怕，她“啊——”一阵尖叫，当时就把镜子击了个粉碎，气得一挺身，昏死了过去。她苏醒之后，再也不许屋里安镜子，一天二十四个钟头戴着面纱。容貌一没了，一切就都完了，往日的客人不来了，连中洲街的姑娘们也不来看她了。她像是深居于地牢，其实，她最怕的就是有人来看她。楼上的钱妈也变成了另一个人，过去钱妈紫黑的脸上总是绽开着笑颜，红儿红儿地叫得极亲，拿她当心肝，一切都由茶房和婉玉伺候着，她连块手帕、裤衩都不洗。现在不行了，不但伙食改成了大眼儿窝头，洗衣扫地刷碗筷都得亲手干了，茶房想来帮她，她也不让。一听见有人来，她就惊慌地喊叫：“出去，别进来，谁也别来。”钱妈的冷言冷语冷脸子，更让人难受，从早到晚没好气儿，什么没钱置衣服了，没钱籼米面了，交不出花捐了，烟、酒也从此和九红绝了缘。钱妈还有一个劲地讽刺挖苦，逼着她去当三等妓女继续接客。常言说，病深理方悟，她冷静地思考过了，女人的貌，比男人的权还重要，因为世上有了美女和权力，才有了争权夺势、争风吃醋，奸猾伪诈。争来争去，某一天来个大败运，那种失落的痛苦，比任何刑法都惨痛。早知如此，还不如一生下来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丑女子。她此时倒羡慕起白头浣纱的东施和街上那些击着破碗唱歌的残废人。

够了，她已经用这张好面皮骗了不少的人了，她准备下了把锋利的剪刀，那本来是叫她当三等妓女剪补丁用的，她决定用它了却自己二十三岁的生命。

可是，眼下她还不想死，她还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秘密，有一段未了的情缘，她企盼着和田长三结一次地下姻缘，然后死而无悔。在她几年间的卖笑行骗的生涯里，她还没有真正地爱过谁，戏演久了，也想有点儿真的。于是她就和风流武师田长三悄悄地有了一种暗恋，谁也不说破，田长三两次“英雄救美”，钱九红百次暗送秋波，谁也没急着来真的，只是制造着情味儿，慢慢地品味，这段恋情熟透了，再来一次大爆炸式的欢乐，作为临别或者临死之前，总算有了一回真的。偏偏在她最需要长三的时候，这个冤家还在远方游荡着不回来。她真是想死他又恨死他，一刻钟一刻钟地艰难地等待着。

她等来的，不是田长三，而是一批低等下流的嫖客。钱妈不会白养她，硬逼着她蒙面接客，而且要的是三等妓女的价钱。消息一传出，她很快有了客。来人中，很多都是找九红出气复仇的，有的是报复九红，有的是报复这个社会，他们让她脱的赤条条，然后对她说：“妈的，当初折腾我十几趟，不接我，我当你身上的东西和别人不同，闹了半天没有两样！”说完，残暴地将一个胡萝卜猛戳进九红的阴道，疼得她失声惨叫。有的嫖客奸淫了她，就更加放肆起来，他们无限高傲地扬言：“嘿，人和人什么时候平等？脱衣服到了床上。我当了一回市长了，我当了一回军长了，我当了一回参谋长了。”

她等不得长三了，她想，她如今这样丑陋，一文不值，长三真的来了，谅也不会真爱她。她悲痛欲绝，哭了大半夜，早晨一起来，她就选定了死。她端坐在床上，又拿起了那把剪刀，她心里激烈地斗争着，鼓着自杀的勇气，一个扣一个扣地解开了身上的碎花小袄。门外青霞喊她，她没听见，茶房张老五喊她，她也没听见，当她对准自己雪白的心口窝，高高举起剪刀要插下去的那一瞬，是我，田青娣，一脚踢开门，一个虎跳扑过去，架住了钱九红的胳膊。

钱九红奋力挣扎，“别拉我，让我死。”“九红姐——”“你们放开我，让我死吧。”我们几个人夺了钱九红的剪刀，九红才往床上一趴，呜呜地哭了起来。等她哭得心里轻松些了，我们才安慰起她。张老五从破棉袄里掏出两个橘子，塞进九红手里说：“孩子，吃吧，他们叫我去买橘子，我偷着为你留了两个。”九红抓着橘子，闻着那股清冽的香气，羞愧又感激地说：“五叔，妹子们，我已经变成这样了，你们还来关照我？”张老五说：“我知

道，姑娘一旦不红，就遭上罪了，从前你身边净大官大员，咱说不上话。现在，你败了势，咱一样了，我们就得关怀你呀。”青霞为九红拾掇着脏乱的屋子说：“九红姐，如果你是红姑娘，俺也不来。别人都不来了，我们就拿你当亲姐，你快吃橘子吧。”九红落着泪，剥了一瓣橘子塞进了嘴里。我呢，为九红姐点了一枝烟，也亲手塞进了她的嘴里。九红抽泣着说：“你们对我这么好，我还怎么死呀。”她揩了把泪，对我们述说了几天来的苦楚。我们都同情起她，在这样的环境里，我田青娣淡去了的同情心又很快回升上来了，我此时才认识到，世上的真善美，永远在这些普普通通的小人物身上。

青霞清理过房间，挨九红坐下，亲切地安慰她：“红姐，你可不能再寻短见了，婉玉走了，茉莉走了，咱姐妹不能一个个都走了呀。”九红叹口气说：“美貌、身份、名声、金钱、情爱，都离我远去了，我留在世上还有什么用！”“怎么没用！”青霞说，“你为什么不能和我们一样呢，我们都还年轻，将来出去了，找个如意丈夫，从良过日子去。姐，人间自有真情在，你信不信？”九红摇头苦笑起来：“真情，哼！我这个样子，谁还有真情要我？”

“我要。”突然，门口传来一个熟悉的男子的声音。我们扭头一看，不由得都吓了一跳。进来的人，像从刑场上逃出来的凶犯，黑苍苍的瘦脸上有好几道粗粗的疤痕，手里提着一个鼓囊囊的灰布提包。我正认不出是谁，青霞突然喊道：“关大哥，你，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钱九红从床上站起来，异常镇静地对着关振泽，冷冷地问：“关大哥，今儿来，你也是来报仇的吧？”关振泽看着蒙面的九红，眉头耸了耸，冲九红猛赶了两步，又停住，“九红妹，我……我来晚了。”说着，悔恨地用拳头狠擂自己的脑门儿。我和田青霞安慰关振泽，九红在床上像对待仇人一样，对关振泽说：“关大哥，你来的正是时候，我骗了你，害了你，你应当报复我，是杀是剐，瞧着办吧。”我一听九红这极不得体的话，一下子恼火起来，几步蹿到钱九红跟前，生气地数落她：“姐，都是好人在你身边，你这是干什么？你看关大哥，为了你把命都敢搭上，你还不动心，还不动情吗？你要是再使用你那种‘纯真的友谊’，我……我们就彻底不理你了。”九红蔫了，端坐不语，张老五不知啥时候退出了房间。青霞在我腰里捅了一下，对九红和关振泽说：“你们又见面了，这是大喜事，人生难

得一知己，你们就好好谈谈吧。”青霞把我扯出了楼，随手带上了门。

房间里还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我接着叙述钱九红。却说关振泽守九红坐下，泪汪汪地看着她蒙着纱布的脸说：“能看看你的伤吗？”九红一摇手，岔开话头问：“我害得你那么惨，你一定要报仇的。”关振泽说：“你别说疯话了，你没有害我，你又不是魔鬼。”“错了，我比魔鬼还坏，来找我的男人，没有不报仇的。”“九红，”关振泽制止她说疯话，“我是给你送药来了。为了治你的血崩，你看，我采了这么多龟头参。”他欣然地拿过小提包，放到床边，打开来，屋里顿时散发出一种山野里的草药香。九红垂下头，她隔着白纱布，像站在云里，看到一大兜兜沾着干泥土的黄澄澄的龟头参。这稀有的药材，药材铺里都极少见，关振泽竟然采来了，而且采得这么多。九红心里一热，抬起泪眼望着关振泽带伤的脸。伤疤，虽然损害了他的容颜，却更增添了几分男子汉的刚烈之气，她不由得一阵怜悯和敬慕，伸出手，轻轻抚摸着关振泽脸上的伤，动情地问：“是叫狼咬的？”关振泽这是第二次触到心爱女人的手，而且这双手在他的脸上抚摸的时间那么长，像春风拂面，他陶醉了，比得到世间任何财富都感到欣慰，他冲动地握住了九红的手，九红没有撤回去，他把九红的手捧起，送到唇边，狂热地吻着、吻着，闻着女人手上的雪花膏味儿，他幸福地笑了。

“九红妹，我差一点儿见不到你了，险些入了熊肚子。”九红一攥他的胳膊惊叫：“啊，你遇上了熊了？”“和熊亲过嘴了。”“你是怎么脱险的？”九红第一次真正关心起男人。关振泽拍着九红的纤手，像给小妹妹讲故事一样，讲述了那段惊险的仿佛是昨天的亲身经历。

去年那一天的半夜，关振泽离开中洲街，把孙经理送回去，就披着黎明的晨曦，登程直奔了太白山。他在山丛里转了两天，没有找到一棵龟头参，后来向山里的樵夫打听，才知道这种药材秦岭有。他又奔向了秦岭。他睡山洞，食草根，在秦岭找了三天，才寻到了两棵龟头参，山下边的奇珍药品早被人刨光了，只有最高的山崖和险峰顶上才有这种奇参。常言说，爱情会造就奇迹，为了心爱的人，他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他拼着性命，缘着野草青藤，终于登上了无人敢攀的险峰。在那儿，他终于找到了许多的龟头参。

上山难，下山可就更险更难了，他战兢兢下到半山腰，脚下一滑，就摔下了山崖，不知过了多久，他迷迷糊糊从酸疼中醒来，却觉得有个毛茸茸的东西，在他的脸上逗弄，喷臭气，搔得脸皮发痒。他不敢大睁双眼，只用眼缝儿里的余光看了一下。啊！他的心立刻蹦到了嗓子眼儿，再也不敢动一动。他看到一只肥大的黑熊。听人说，熊从来不吃死人，他心中紧擂着大鼓，硬着头皮装死人，只要稍一动弹，黑熊立刻就会舔去他半拉脸，再用爪子剖了他的腹。在这高度紧张的关键时候，他浑身每一根汗毛都渗出了冷汗。

这只大熊还挺狡猾，大概它看出他不可能是死人，就蹲在他的身边慢慢地观察。一会儿用爪挠他一下，一会儿又挠一下，就这么着，人和熊相持了老半天，大概这熊等得不耐烦了，冲天上高叫了两声，接着，伸出大爪子，在他的脸上扒了一下，关振泽觉得一阵剧疼，满脸上淌起腥热的液体，他依旧不动不哼。大熊认定他真是死人，才垂头丧气地调转身子，“喉喉”叫着，呼啦呼啦，钻着树窠子走了。

关振泽强忍着摔伤和一脸血伤，背上龟头参赶紧逃命，他没有走出秦岭，就倒下去了。当他醒来的时候，已经在一个猎户的小木屋里躺了三天了。他想支起身子，骨节像散了架，只好听从猎户的安排住了下来。半个月之后，他伤好了，却花干了身上的钱，再也上不得红琳岛，他想，只怕自己送得龟头参去，也晚了半月了。悄悄上中洲街口一打探，知道九红还活着，他放了心，又发现自己面目可憎，觉得实在配不上九红，就失去了追求九红的信心，打算把这段情念掐死。一年之后，他听说九红被人毁了容，落成了三等妓女，埋在心底的爱情之火，又猛然掀了炉盖子，他又抖起精神，省吃俭用，拼命找活儿干，攒够了去妓院的钱，带上龟头参，登上了红琳岛。

“咯咯——”钱九红听完这段真实的故事，却怪异地大笑了起来，笑着笑着又变成了哭，关振泽看着她打了愣。九红笑够哭够了，才对他的额头点了一手指头说：“你呀，你真是天下第一号大傻瓜，我和你开了个大玩笑，我骗了你，我要了你，咯咯——”九红又笑又哭起来，关振泽以为她疯了，冲她摇头说：“九红，你别说疯话了，你这么好一个女子，怎么会玩儿我骗我呢？”“不，我是骗了你。”九红沉下脸来，正色直言，“你坐好，认真听着。我在十六七岁上，被一个男人骗去了爱情，我伤心得

吐血了，那件事，想都不敢想，更不能说。以后，我又被人骗入了娼门，经过一段脱胎换骨的变化，我就成了另一种女人了。”

钱九红第一次对男人敞开心扉，解剖了心灵深处最阴暗的一面，她讲述了自己怎样玩弄男人，有多少男人为她倾家荡产，后来，她又如何玩把戏，骗取了关振泽的爱情，那美好浪漫的“夜市相会”、“楼台传书”、“诉苦葫芦巷”、“擦鞋赠戒指”、“打架”、“血崩”、“采龟头参”一切都是戏，都是九红导演的恶作剧。九红吐完心里的话，如释重负地舒了口气，把眼一闭，格外平静地说：“我的路走到头了，也坏到头了，你怎样处置我，随你的便吧。”

关振泽瞪着红眼珠，快要喷出火来了，他胸脯子剧烈地拱动着，握紧颤抖的双拳，就这样站立了一刻钟，突然，他如同一只盛怒的雄狮，冲向九红，抓住她的香肩，狠命地摇晃起来，他举了拳头，舍不得打，张开嘴巴，舍不得咬，双臂一揽，把九红紧抱进怀里，伸嘴在她蒙着纱布的脸上狂吻起来，继而，三下五除二，扯开了她的裤子，往床上一按，好一阵暴夯……烈烈情火，绵绵长恨，千载相思债，都在这瞬间的牡丹吐蕊、灵龟喷泉的销魂大潮中，羽化得无影无踪了。

半个钟头之后，关振泽慢慢地从九红的酥胸间撑起了绵绵倦体，他那浩劫后的精神世界里，又焕发了新的生机。终于占有了自己心爱的女人了，他感觉到有一种占领了这个城市，不，占领了无人敢于攀缘的世界屋脊一样，他沉静了一小会儿，用手轻抚着九红一头柔发，充满温情地说：“九红妹子，你终于成了我的了，我要负责到底，爱你一生。”九红也很疲倦地轻喘着，小声问他：“你不嫌我坏？”关振泽说：“我爱了你这么久了，你真坏了，我也要你。”“不嫌我丑？”“不，我是在你最美的时候爱上你的，你的美在我记忆里扎了根，我爱你身上的每一根毛发和每一个指甲盖儿。”“不怕我再害你吗？”“不，你能真诚地把心剖给我，说明你对我是真诚的，我要珍惜你的真诚，和你从头开始。我要想法把你赎出去。”“什么？”九红“嗖”地坐了起来，双手抓住关振泽的胳膊腕，惊问：“你，真要把我赎出去吗？”关振泽紧握着她的手说：“是的，真的，你被人毁了容，也许是好事，估计钱妈不会要价太高，我能赎得起你。跟我去过平民的生活吧。”九红激动得浑身颤抖，她抬头思谋着，脸上有了欢笑，山穷水尽之处，猛然又看见了柳暗花明。

我一直惦记着钱九红和关振泽的爱情，很怕钱九红再对这个赤诚的男人玩她那一套“纯真的友谊”。一吃过了午饭，我习惯性地倒在床上消化食儿，抽上一枝烟，顺便问青霞：“姐，你说钱九红对关大哥怎么样啦？”青霞擦着桌子说：“这样吧，我到红琳岛去看望一下。”我忙说：“去吧，有什么情况，回来告诉我。”

田青霞为我掩上门，就去看九红。

再说钱九红和关振泽，他们一见了青霞，就述说了赎九红从良的事，田青霞由衷地为他们高兴，马上把钱妈唤了来，钱妈一听这话，也立刻绽开了满脸的紫纹儿，拍着巴掌乐：“好，好呀，既然俩人投脾气，愿意一块儿去过日子，我也不耽误你们。常言说，宁拆十座庙，不毁一对婚。红儿有个好依靠，我也就放心了。”关振泽不想光听甜和话，直言问：“钱妈说个价吧，得多少钱？”钱妈又绽开满脸的紫纹儿，“价钱好商量，去年有个客要赎九红，我张嘴要了十两重一根的金条十根，客人硬给八根，我没应。现在我开恩，只要一根金条就行了。”关振泽一听微微锁了一下眉头，青霞和九红也傻了眼。可是关振泽并没有被吓住，他想了一下说：“钱怎么弄，我考虑考虑，九红我是一定要赎的。”钱妈说：“行，婚姻大事，是得好好考虑。我要的可是最低的价，一根金条，咱就这么说定了，你们再商量吧。”说罢下楼而去。

钱九红问关振泽：“这个价，你赎得起我吗？”关振泽咬咬牙，用拳头一击桌面：“赎得起，我开车多揽活儿，多做买卖，豁出去再到秦岭采药，攒上半年六个月就够了，那时……”九红一听，急道：“关大哥，不行呀，我等不了那么长时间，寻仇的嫖客不把我害死，老鸨也早把我卖到三等窑子里去了，我活不到那时候啊。”关振泽一时没了主意，为难地说：“真是手中无钱难倒英雄汉呀！”田青霞垂头想了个法儿，异想天开地说：“关大哥，赎不出人，不会逃出去？”九红说：“傻妹子，两头有警察持枪把守，楼后都是山沟，怎么逃得出去？”青霞坚持着自己的意见说：“天无绝人之路，这一段时间，田长三不在，后半夜街上常没人，警察也放松了巡逻，只要房后有人接应，上到房上用绳子把人系下去，就能逃走。”九红又说：“两边全是楼，怎能上得去？”青霞说：“不要紧，从前在老家，我常跟着闯哥上树捋榆钱儿，我能爬树。这街上没树，可是有电线杆子，离房很近……”九红两眼一亮：“青霞，咱们一块儿逃吧，叫关大哥接应咱。”青霞说：“眼下先顾你自己，就怕楼后头没有路。”关振泽想了一

阵，满怀希望地说：“青霞说的有门儿，我出去就到两边的山沟里去探路，探好了路，我再来买盘子，那时，咱们再制定逃跑的计划。反正少不了青霞帮忙。”青霞慷慨应承。九红问：“你还有钱再来吗？”关振泽看到布兜里的龟头参，惊喜地说：“这不就是钱吗，总算没白上一趟秦岭。”他们密谋好后，青霞又郑重地说：“这件事，咱们一定要保密，由我一个人帮你们就行了，不要牵连到青娣，她还小。”关振泽和钱九红双双谢过青霞。

田青霞回了楼，我在床上消化好了食儿，一欠身子问：“姐，九红和关大哥怎么样了？”田青霞只对我说了关振泽要赎九红从良的事，丝毫没有透露他们密谋的逃跑计划。

毅力和真情超于常人的关振泽，又奔走山野，登攀悬崖，为心爱的人，选择着逃跑的路线。他花费了一整天时间，终于找到了个理想的决口。第二日，他带上卖药材的钱，又进了中洲街，登上了红琳岛。

田青霞知道关振泽来了，又要去看九红。我扯住青霞说：“姐，我和你一块儿去。”青霞先把脸一沉，又笑着说：“青娣，你还是在这儿歇着吧，九红不愿见太多的人，再说，楼上咱俩都不在了，妈妈知道要训的。”我又懒懒地坐下来，说：“向他们问好。”“行行。”青霞很快就出去了。

关振泽一见了青霞，就悄悄告诉她：“这件事只有求妹子帮忙了，我这几天到凤翔东湖拉趟黄鱼，第五天的后半夜，你们从红琳岛数，从下坡第九根电线杆那儿上房，我在外边学三声布谷鸟叫，你们投石子为号，我在外边有车接应。不过，得有一条系人的绳子。”青霞想了想说：“行，我找张老五弄条绳子。”关振泽说：“可得看准，人不可靠，一切就完了。”田青霞说：“可靠，我清楚张老五的为人。找好绳子，第五天后半夜，我就到第九根电线杆那儿上房。”关振泽又重复了一遍时间和地点，青霞说：“你也得准时接应！”关振泽说：“这又不是儿戏，还能马虎的了。”计划就这样定妥了。

纯朴善良的田青霞，开始偷偷地为九红和关振泽联络奔走，她又去找了茶房张老五。这位六十多岁的矮小老人，从前在西安烧瓷窑，无家无业，光棍一条。后来闹兵荒，他失业来到宝鸡谋生，在花街当起了茶房。他包下了七家的楼房，捎带扫扫街。这位心地善良的老人，往神鹰祠送走了不知多少惨死的姐妹。他无力和这个黑暗的世界抗争，为了混饭吃，遇到事总是敢怒不敢

言，整天像机器人一样支应着。眼下，他听说青霞要仗义救九红，心中十分高兴，决定全力支持，他悄悄对青霞说：“姑娘。我屋里正好丢下了一条丘八们捆行李的绳子，挺结实，到那一晚上，我为你们放哨。”青霞感激地鞠躬：“谢谢大伯，我再去看看那根电线杆子。大伯，这事就咱俩知道，千万别告诉我的妹子田青娣，她还小。”张老五点头一挥手：“放心吧。”

田青霞把这么大的事瞒了我，我田青娣却丝毫没有怀疑青霞，青霞的“实在”也在我心里扎了根，我所担心的仍是钱九红，怕她最后又对关大哥来一招儿“纯真的友谊”，那样，关大哥可就惨啦。我虽然还没有爱过，可我提前感觉到，男人，也许比女人更容易伤情。抽完一枝烟，我放心不下这桩爱情，就提上鞋，下楼去看九红。刚到了街上，却远远看见田青霞正在一根榆木电杆子上磕打鞋，她不住地观看杆上的电线。我于是大步走向了青霞，“青霞姐。”青霞吓了一跳，回头一看是我，穿上鞋说：“我上趟厕所，青娣，你未在楼上睡觉呀？”我伴在青霞身边，也往厕所走，关切地问起九红和关大哥的事，青霞笑着说：“关大哥走了，他是来向九红辞行的。”“辞行？”“对，为了赎九红，他找到了挣钱的差事，要到河南去拉黄鱼，得去几个月。”我埋怨青霞，为什么不叫上我，让我也去见见关大哥。青霞说怕耽误我睡觉，好像我八辈子没睡觉似的。

我俩刚拐进一个公厕，街上突然间警车鸣叫，乱了起来，我们从花墙孔里看见，几辆载着警察的摩托车，急驶而过，扬起黄色的尘土。我们赶紧出了厕所往坡上看，楼上的许多姑娘、鸨儿也都探出楼窗，瞪大惊愕的眼睛。青霞问街上走过来的一个龟头：“出了什么事？”龟头说：“街上混进了共党，搜人呢。”我的心里一惊，和青霞对视了一下，我想，真怪，前几天闹过了丘八，刘局长带着人来收手榴弹，不是搜过共产党了吗，怎么又有了共产党呢？

不多会儿，警车又哇哇鸣叫着开下坡来，腾起满街黄尘，青霞拉着我往路边躲了躲，突然，俯冲而来的三辆摩托车，将我和青霞围了起来，旋了半圈儿，吱地刹住，车上的刘局长站起来，冲青霞一指：“就是她，抓起来。”紧接着，几个陌生的警察和国民党兵跳下来，扭住青霞就往车上拖。青霞大惊，急喊：“你们干什么，你们抓错人了。”我也急着喊：“你们凭什么抓人？”一个警察举起枪托冲我一砸，我倒在地上，当我爬起来时，他们已

将青霞抓上车，哇哇叫着，扬着尘土开下坡去了。我愣愣地站着，只听街上出来的人们议论，“真看不出来。”“共产党真多，妓院里都有了。”“青霞原来是共产党呀。”

青霞一被抓走，我咋也想不透，青霞怎么就成了共产党了。最着急的还是高步华。田长三不在，这场政治事故就得由她一个人担着，她急得上了大火，眼珠变红，起了满嘴大燎泡，戴上个大口罩，就去警备队交涉，澄清事实。连青霞自己也不知道，她的被捕，是受了那个耿大哥的连累。那天夜里，耿大哥告别了青霞，一出花街，就被大街上巡逻的军官总队抓了起来，先以为他是逃兵，后来知道他是共产党的俘虏，把他抓进监狱，用了大刑。耿大哥受刑不过，供出了青霞。

各种刑具都施向这个善良的姑娘，顽强的青霞，心里想着闯哥，口里却一个字也不提，无论怎样受刑、恫吓，她矢口否认和陕北有关系。她一字不吐，国民党就没辙，加上高步华送礼说情，活动了两天，警备队只好用车又送回了青霞。此时的青霞，已被打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了。青霞被送进原来关过芸儿房子里。

我看望过青霞，为青霞流过同情的泪，可是高步华不让我伺候青霞，说是怕我也染了赤化。茶房张老五，自告奋勇，揽起了这个招嫌疑的差事，这样一来，我们长三行院和红琳岛，全都没有了正规的营业，高步华一天天臭骂着田长三，盼着他快快回来收拾这个烂摊子，重整旗鼓。我看得出，宝鸡的高步华，远不如成都的苏茂华有道行，管理一放松，我也就多了许多的自由，我更觉得孤单，除了去看望重伤的青霞，也很想去看另一个伤号：芸儿。一年前，芸儿往阴户插了一剪，就真的精神失常了。问过高步华，高步华才将实底儿告诉我，她说芸儿近一段不在中洲街，严老鸨守的是一座空楼，芸儿早被田长三安排到另外一个秘密地方进行特殊治疗和特殊训练去了。

我只有常去看看田青霞，而青霞多半时间都处在昏迷之中，有时候还烧得说胡话。她嘴里低声默念着：布谷鸟，布谷鸟。我问张老五，布谷鸟是啥意思，张老五叹口气说：“她这是胡话。”霞姐伤这么重，又没有药品用，只能就这么熬煎着，我坚信，青霞平时体魄健壮，不会有生命危险，她不久就会好起来的。

有一天早上，我刚送走过夜的客人，高步华还没有起床，张老五突然急惶惶地找我，他说，青霞醒了，找我有急事。我就跟